

颤抖的野蔷薇丛书



作者：庄琼

阔水浮萍

北方文艺出版社

颤抖的野蔷薇丛书



作者／众睛

阔水浮萍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阔水浮萍 / 众畴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 7

(颤抖的野蔷薇系列丛书)

ISBN 7-5317-1846-4

I. 阔… II. 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8922 号

阔水浮萍

Kuoshui Fuping

作 者 / 众 畴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于祺盛

封面设计 / 吕 恒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3.75

插 页 / 4

字 数 / 350 千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4.80 元 (共 2 册)

书 号 / ISBN 7-5317-1846-4/I·1710



众畴

众畴，原名郭晶。作家、诗人、工程师。

崇尚完美、苦练心志、潜心创作，
励图文字的深刻与精美……

曾做过工程师、报社记者、主任编辑、专刊主编。发表过大量诗歌、散文作品、人物专访及新闻报道。著有长篇小说《情人谷》，走进美国市场，并引起很大反响。

此次推出半自传体小说《阔水浮萍》，及诗集《漏雨的天堂》两部新作。另有两部长篇力作，有望年底出版。

目 录

一、往事重提	1
二、阴晴圆缺	8
三、爱情 梦想	12
四、反叛 婚礼	15
五、突变与破碎	19
六、新年的钟声	25
七、雨夜悲歌	32
八、人在边缘	41
九、异样的目光	50
十、独处的日子	56
十一、致命伤	61
十二、雪花飘飘	70
十三、猜忌	85
十四、离家出走	94
十五、残墙	100
十六、沉没谷底	113
十七、日落花黄时	125
十八、雾里看花	138
十九、初为人母	151
二十、走出“囚室”	159

2 闽水浮萍

二十一、别说爱我	163
二十二、多事之秋	175
二十三、红色指纹	179
二十四、泪洒除夕夜	184
二十五、插叙	189
二十六、尾声	193

一、往事重提

我家的人口很简单——父母、哥哥和我。可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却与众不同。正因为有着与众不同的家庭环境，才造就了我与哥哥与众不同的性格、命运，及必走的路途……

我不知道别人的童年和学生时代都是怎么度过的，可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却充满了恐惧和孤独。我感受到的是白眼、歧视，目睹的是连绵不断的家庭战火，闻到的是浓烈刺鼻的酒精气味。我不知道什么叫家庭欢乐，什么叫幸福温暖，有的只是孤独、寂寞、恐惧和悲伤。我把自己紧紧封闭在自垒的“囚”室里，每天独来独往，自卑自怜。然而，我的情感世界却是丰满细腻的，我的性情又是倔强不屈的。不能否认，我的这种性情影响和破坏了我后来的婚姻生活，也注定了我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

应该说，15岁之前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我的“怪异”却显得尤为突出。我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听课，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我对学习毫无兴趣，对所谓的友谊嗤之以鼻，对无端侵犯我的人更是满怀仇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此，我常常被邻居“告状”，被老师找家长。我被老师看成“问题学生”，被家长视

为不可救药的“异类”。

初二上学期，我的期末成绩最高分只有 58 分。记得当时把成绩单递给父亲时，父亲的脸都气青了。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父亲先是恼怒地不可思议地怒视着我，可看着看着，突然诡异地一笑，并带着这种笑站起身。他没再看我，只是径直走到那张旧写字台前拉开抽屉翻找出四个摁钉……就这样，我的成绩单被赫然钉在墙壁上，并伴着那年的新春佳节，伴着一拨又一拨前来拜年的人群，伴着父亲对前来的客人不厌其烦的讲解、介绍，走过一段漫长而“屈辱”的日子……

那段日子，我的内心深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和刺伤！我发誓要好好学习！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浪子回头，但我知道，我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离群索居……

我喜欢散步，喜欢在没有人烟的铁轨旁流连忘返，胡思乱想；我喜欢看夕阳的余晖，如火的晚霞；喜欢看身边的杂草野花，远方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林；我害怕人群，害怕喧闹，害怕酒醉的父亲，更怕父母引发的一场又一场家庭大战；我很少表达，很少言笑，我患上了严重的“青春期压抑症”和“自闭症”。可在老师和父母眼里，我却变成一名刻苦学习的好学生。我成了父母的“骄傲”，也成了他们惟一的希望……

临近高考时，我得了一场重病，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那时，我总是把自己关闭在家中，呆坐在窗前，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没有人知道我的孤独和忧伤，我的绝望和郁闷。我的心像被搁浅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之中，看不到清澈的泉水和肥沃的绿洲。

我似乎看到人生的尽头，那是一条灰暗冰冷而又潮湿泥泞

深不见底的幽谷。我被那条深不可测，散发着强大磁性的幽谷吸引着，身体在空中不停地飘浮游荡。我拼命哭喊拼命挣扎，拼命奔跑逃脱，可我的力量实在太小太弱，我无法摆脱那股强大的磁力，我被死死吸住，并顺着强大的引力快速飘行，直到被吸入幽深的谷底……

我的哥哥是出了名的“帅哥”，也是出了名的“打手”，这与我们童年遭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亲眼目睹过胆小老实的哥哥是怎样被人打得鼻孔流血、头破血流地哭着跑回家，而我软弱怕事的母亲只能流着泪默默为哥哥擦洗伤口；我亲眼目睹到那些“造反派”家属是怎样气势汹汹地踩着我家的门槛，对我母亲大喊大骂，我和六岁的哥哥则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偷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为了避免遭打挨骂，哥哥只好去找那些和自己一样受歧视遭冷落的孩子们玩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孩子在大院里渐渐形成一股势力。哥哥就是在这股势力中渐渐长大、变质，并一步步滑入歧途……

自 17 岁哥哥第一次出手伤人，他的人生便与打打杀杀进进出出火并动荡在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出手越来越黑，以至在这条路上一滑就是十几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豪门，也是豪门中惟一的女孩儿。外祖母是位美貌绝伦的女子，也是三房太太中最受宠的，只可惜红颜薄命，母亲刚满八个月，年仅 36 岁的外祖父不幸得了“伤寒”离开了人世。从此，年轻貌美的外祖母整日含泪守着那个日渐衰落的家。母亲六岁时，外祖母也不幸病逝。后来母亲跟着吃斋念

佛的大妈离开了自家的豪宅，离开她的绣花小楼，但豪宅里曾有过的奢华与辉煌却深深印染在母亲的体质里……

母亲的出身和美貌让她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几分清高和孤傲，她又是极不善表达自我感情的女人。但母亲是善良的，她的忍耐和宽容更是惊人的，也是我所不及的！

母亲对我父亲一直既恨又怜，且充满了恐惧和厌恶，但为了我和哥哥，为了狱中的丈夫出狱后不至于妻离子散、孤苦无依，母亲硬是挺过了五年苦难煎熬的日子。

为了我和哥哥，大病初愈又下放在家的母亲总是没日没夜地替人家织毛衣毛裤，坐在木制的简易纺线车前替人家纺毛线。天暖时还好过些，可到了十冬腊月，厨房里的“水龙头”常被冻裂，十冬腊月发大水，锅碗瓢盆晃晃悠悠地漂在足有半米深的冰水中。后来一位好心的邻居帮妈妈把“水管子”挪到里屋的炕头上，从此才免去一场又一场的冬季大水灾。然而，出狱后的父亲对我母亲一直怀疑、仇恨，借酒发疯，非打即骂，但母亲始终没有离开他……

他们相互折磨又相互依赖，彼此仇恨又无法分开，他们的婚姻就像世上许多人的婚姻一样，是一场悲剧，一场注定的“冤缘”！然而，父亲是爱我母亲的，虽然这种爱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背道而驰，但这种爱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我出生不久，母亲就患了一场大病，瘫在了炕上。为治好我母亲的病，父亲背着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抓回来各种各样的药，欠下一大笔外债；为了能准时让我母亲吃上下半夜两点钟的药，父亲每天喝茶等到那个时辰，直到我母亲把药吃下去，他才睡觉。只是祸不单行，母亲刚从死神那里回来，父亲就被扣上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入了大狱。

母亲不仅一次地对我说,如果不是我父亲,她可能活不到现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母亲用她半生的时间默默承受和包容了我父亲对她全部的伤害,直到父亲病逝。

父亲载着天使与恶魔的双重因子,我和哥哥都大量遗传了这种基因!他的情感世界丰满而脆弱,细腻而又苍白;他渴望得到爱与理解,可面对一个从没爱过他的女人,他恶魔般的天性便暴露无遗。

我亲眼目睹过“酒醉”的父亲是怎样把刚带回家的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焖肉”扣到地上,原因是他的好心再次遭到我母亲的拒绝。他无法忍受妻子目光中流露出的鄙夷和厌弃!于是他由满心欢喜到怒发冲冠,从破口大骂到撕扯住我母亲的长发……

我亲眼目睹过母亲是怎样被我父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赶出家门,而后父亲又怎样软磨硬泡,好话说尽地再次把我的母亲接回家。我可怜软弱的母亲,为了我和哥哥不至于缺爸少娘,她只好重新走进这个令她恐惧又让她厌恶的家……

一次,被打急了的母亲发疯地操起院子里靠墙根放着的铁锹,直朝我父亲的脸上砍去……

坐在炕上喝酒骂人的父亲看着直飞过来的铁锹,猛地用脚掌一挡,脑袋保住了,脚却被砍出一条大口子,血流了一地。

那是母亲第一次反抗……

我也亲眼目睹到18岁的哥哥是怎样用“自残”的方式结束了母亲挨打的日子!

那天,父亲独自坐在破旧的写字台前喝闷酒,无意中看到我母亲正不用好眼瞪他。于是“战争”爆发了!父亲先是由谩骂发展到动手,母亲的头发被父亲死死地攥在手里,母亲本能地挣扎

喊叫着。一直低头坐在我对面搓手的哥哥忽地从床上蹿起身，直冲到父母撕打的房间。我也随后跟了过去，我看到哥哥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拼命掰开父亲的手，狂吼道：“别打了！不要再打了！”

哥哥的叛逆惊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父亲不错眼珠地瞪着眼前这个看上去已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儿子，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着。可很快，父亲便怒发冲冠了。雨点般的拳头重重打落到哥哥的脸上，血从哥哥的鼻孔和嘴角处流了出来，很快染红了衣襟。可哥哥纹丝不动，表情怪异，眼里充满了将死前的绝望！

突然，一如雕像般直立的哥哥不顾一切地冲到写字台前，猛抄起桌上已喝到底的“二锅头”瓶子，狠狠地朝身后的墙壁砸去……还没等我和爸妈反应过来，哥哥手里攥着的半个空瓶子已被他深深扎在自己的左大腿上。“鑫鑫！”伴着妈妈这声惊叫，鲜红的血液从哥哥的伤口处喷射出来……哥哥被送进医院……从此，他的左腿留下一道又圆又深的疤痕……

那之后，父亲再没动手打过我母亲，尤其在父亲快离开人世的两年中，他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原本黝黑色的脸已彻底变成病态的灰暗色，皱纹深陷在灰暗色的皮肤中，整个人都消瘦衰老了下去。不过那时父亲却变得随和了许多，对母亲也疼爱有加，他总是买回我母亲爱吃的东西，不做声地放在桌子上。

记得那时父亲常穿着那件油腻腻皱巴巴一个月都不肯换洗一次的灰色工作服蹲坐在一棵大树根下，他像一个已入暮年的沧桑老人，显得平和而深沉。只是父亲对酒越来越迷恋，总是半夜三更偷偷摸摸从被窝里爬起来，目的是不让我们知道，尤其是不想让哥哥知道……

在我的记忆中，哥哥除那次用“自残”的方式阻止了那场“家庭战火”之外，他从不和父母顶嘴。即便母亲在恼怒中当着他众多朋友面打他耳光，他也只是低头走开，绝不还嘴。可在他十几年的打打杀杀、进进出出中，却不知打伤过多少人，赔了多少钱。

童年的遭遇和所生长的家庭环境让我和哥哥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心理扭曲和变异。我对婚姻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恐惧，对酒醉的男人更是充满敌意。这也许就是造成我后来婚姻不幸的根源所在！

我很爱自己的父母，也很爱我的哥哥，可我却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命运，就像我无法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一样。我之所以把自己的家人写入其中，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那么真实丰满而又坎坷无奈历尽沧桑，并充满了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能的暴力与柔情。他们是亿万人类中的一员，他们的出生、存在乃至消亡，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坎坷不幸、怪诞变异，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都代表着一种人性，一个时代，并代表着那个时代所无法改变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也是人性中最真实最原始的本性，并与我的人生息息相关……

二、阴晴圆缺

在认识谷齐之前,我曾有过初恋,称他为“K君”吧。只是我与K君的恋情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原因很简单,他目睹了我父亲酒醉的“现场”,而我也亲眼目睹到闪现在K君目光中的厌恶和鄙视。当我带着自卑受伤的心理送他到楼道洞口时,便与这位出生医学世家的K君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分手……

谷齐与K君不同,他明知道我父亲是全厂出了名的“酒鬼”,可他从没流露过一丝一点的轻视和鄙夷,并在众多的追求者中独独倾心于我。谷齐的感情进攻渐渐融化了我心中的失落和寒意,他像冬季里突然出现的一条温暖的河流,让我充满感激和惬意。我开始注意这个高大、英俊、持重少言的年轻人,并以自己独有的情感世界默默体验感受着这份若即若离且又朦胧惬意的甜蜜爱情。我对谷齐的感情就是这样开始,并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着……

当时,有个叫韩梅的女子正痴情于谷齐,她对谷齐的感情进攻已到了白热化程度。同时,也正有一位叫圆明的男子痴恋着我,只是他显得腼腆含蓄,显得若即若离……

那个年龄段真是人生中最美妙最神奇最灿烂最充满激情活力的阶段。直到现在,我依然怀念着那段时光。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最单纯最奇妙的时光,我是在用一种从没有过的激情爱着

一个年轻男子。虽然这种爱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和冲动性；虽然这种爱让我付出了一生最最惨痛的代价，但那却是我人生中一次最真诚最单纯的感情付出……

十月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突然听到父亲病倒在家的消息。我慌慌张张跑回家，父亲已开始大量便血，他瘦长灰色的脸上带着一种从没有过的痛苦表情。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的痛，那是他一生痛苦沧桑的浓缩！父亲脸上呈现出的痛苦表情成为我一生中抹不去的记忆；大树下蹲坐的那个身穿油皱灰色工作服的瘦小病态老人的形象更像一副深邃沧桑的画布，永远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和哥哥把神志不清的父亲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肝坏死”，并到了晚期……

等到第二天晚上，父亲突然从昏迷中醒过来。看着我和哥哥，他似乎想笑一笑，可呈现给我们的表情却是痛苦的。那晚父亲一直很清醒，他吃了两个茶鸡蛋、两个橘子，只是吃相很吓人，吓得哥哥没敢再让他吃；那晚父亲一直嚷着要酒喝，哥哥没给，生怕好不容易醒过来的父亲再喝坏了；那晚的月光很昏暗，风也很凄凉，其实那晚父亲的“清醒”只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

父亲的遗体直直地躺在一个透明得如同棺材般大小的玻璃罩里。我想，那一时刻一定是父亲一生中最安静最平和最放松的时刻。父亲化过妆的脸上透着淡淡的粉红色，面容慈祥，不带一丝一点儿的痛苦和暴力。

我僵直麻木地看着玻璃罩里的父亲，随着凄婉的哀乐，前来“送行”的人群围着父亲的遗体缓缓地转着圈。父亲的兄弟姐妹

一行五人从远离这座城市的大连赶来，撕裂心肺的哭号声从他们的体内迸发出来，回荡在我父亲的遗体前……

虽然在父亲入狱时，母亲曾给我的这些叔叔姑姑们写过求助信，希望他们看在手足情分上把我六岁的哥哥暂时接过去生活一段时间。可让母亲日盼夜盼，盼了足足有一个月才回的信儿却是一封“与反革命分子坚决划清界线”的绝交信。母亲读后大哭一场，发誓就是苦死累死也要把我和哥哥养大成人。就这样，我们与远在大连的亲戚断了亲情，很多年都不走动。不过父亲平反出狱后，还是原谅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重新有了往来。毕竟是一奶同胞，血浓于水，肉连着筋，就像此时哭得昏天暗地的姑姑叔叔们……

奇怪的是，我眼里始终没有泪水，只是满眼的凄凉和绝望的空白！这是我直到现在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心态，也是一件让我终生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在父亲将要推进火炉中火化时，我木然地跟着哥哥跪在父亲的遗体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而后，父亲的遗体便在亲人的号哭声中被推进熊熊燃烧的火炉之中……

接下来就是我和哥哥为父亲守灵的日子。让我感动的是，三天来谷齐一直默默守在我身边，这让悲伤中的我或多或少得到些许的安慰。同时，也缩短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浓缩了我们的爱意……

年仅 50 岁的父亲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他的一生，带走了他所有的爱恨情仇，也带走了他许多未了的心愿，仅留下一堆白骨，存放在精雕细琢的黑色木匣之中，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双儿女惟一的纪念和安慰。

父亲生前是个出了名的“酒鬼”，他常常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这曾让我深感自卑，让我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为此，我对父亲的嗜酒曾充满了怨恨，甚至无法原谅他。可若干年之后，当我也开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深深地理解和懂得了父亲，并原谅了他……

父亲的婚姻是凄凉哀怨的，我母亲从没爱过他，而他却一直深爱着我的母亲。正因为得不到我母亲的爱，才让父亲产生出一种比爱还深的恨，并以人类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发泄和折磨着我柔弱却又高傲，固执却又顽强的母亲。

假如，我的父亲能宽容一些，我的母亲能温柔体贴一些，那么他们的婚姻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然而，人世间总是有太多太多的缺憾无法更改，就像我的婚姻和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无法自己选择一样……